

松阳讲义

一
函
六
册
函

松陽講義卷之四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涇陽柏 森重刊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這一章是聖人鼓舞人好學之意。玩本文三不亦字便見循循善誘之意。大抵人不肯學多是看做煩難勞苦之事。不知

人只是不去學耳。用得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妙處。這個學原不是煩難勞苦的。以其始而言之。有如知天命之性。皆同而氣質之性有異。一旦發憤。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這便是學了。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閒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故既學矣。又必時以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到了這箇境界。豈不中心悅懌。有自往不得之勢乎。以其中而言之。這所知所能之理。原是人人共有的。人雖多爲氣質所蔽。而其本然。

之理未嘗不在特吾之學未能及人則無以動其固有之心。有。如。學。益。進。習。益。熟。悅。益。深。則。信。從。自。眾。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到。了。這。箇。境。界。豈。不。歡。心。宣。暢。比。于。悅。更。爲。發。舒。乎。以。其。成。而。言。之。這。所。知。所。能。之。理。原。是。無。時。不。然。的。但。處。順。易。處。逆。難。吾。之。學。未。能。到。義。精。仁。熟。地。位。則。一。遭。逆。境。未。免。有。不。平。之。意。有。如。學。愈。進。習。愈。熟。悅。愈。深。則。知。行。各。造。其。極。所。見。高。明。而。真。有。以。見。夫。學。在。己。知。不。知。在。人。所。養。純。粹。而。一。切。身。外。之。物。舉。不。足。以。介。其。意。雖。遇。極。不。堪。之。境。不。但。不。大。段。忿。怒。要。求。其。胸。中。畧。含。一。纖。芥。不。平。也。

沒有。到了這箇境界。豈不是成德君子乎。可見學不是箇煩
難勞苦的。只怕人不去做工夫耳。但這一章開口說一箇學
字。要討箇著實。認得了這學字。方可去講通章之義。所學果
何事。如何樣去學。註只云學之爲言效也。然未言如何效。又
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大全
云所以學爲聖人也。又云學爲人也。然所謂聖人者果如何。
所謂人者又如何。學之又如何。以至曰知曰行曰覺。皆是虛
字。所知所行所覺者果何事。若不討箇著實。則此等字面。皆
可爲異學所借。要討著實。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方有

主張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細細體認然後此一個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于天命之性是也若一切記誦詞章虛無寂滅皆是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朱子于此所以只說得大意者蓋因此處方要發明聖人鼓舞人進學之意而未暇爲學者深辨此立言詳畧之法也在夫子此時口中亦只要鼓舞人進學至於俗學之支離異學之虛無不可不掃去者夫子亦未之及蓋原對已掃去者言非對未掃

去者言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先要認清了這個學字。若這
個學字認不清。只管去時習。便都成病痛。到得工夫益深。感
召同類。便是一班不知學之人。聚作一羣。其爲世道害更不
淺。工夫又深。到了堅僻地位。雖舉世非之。而不顧。如告子及
後世陽儒陰釋之徒。自謂能不見知而不悔。而不知其病已
不可救藥。此不可不懼也。既認清了學字。須要猛力去做時
習工夫。做了一層。又進一層。直要到君子地位。中間無可歇
手處。

大全解學習二字云。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

己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解悅樂二字云。悅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皆說得最好。

學字不同。有徹始徹終之學。有起初頭之學。此章第一學字。只是起初頭之學。若統三節總是論學。這是徹始徹終之學。

此章三節。依蒙引則與大學三綱領一例。朋來便是新民。存疑則云。朋來而樂。雖是成物事。與大學新民覺稍異。新民與明德皆大學之道。俱在這學字內。朋來而樂。似後明德新民一步。但學就該體用。未有舉體而遺用者。朋友相

從。乃。是。體。用。全。備。之。學。依。存。疑。是。開。口。一。學。字。便。包。得。三。
綱。領。迨。工。夫。既。深。則。朋。來。工。夫。又。深。則。不。慍。蓋。三。綱。領。由。
己。及。人。是。橫。說。學。之。次。序。此。三。節。由。淺。入。深。是。縱。說。學。之。
次。序。不。可。一。例。看。存。疑。似。長。

某氏論此章云。儒者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所謂覺者。單。
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
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物爲務外。
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粘不上。于是後。
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

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按也。此一條辨學字亦極明。最宜玩味。

明季講家有以不襲取不凌節講時習者。此不是襲取凌節。皆是助長一邊。此時習是勿忘之意。時文又有將說字講作一貫者。亦非一貫深說字。下文尙有樂與不愠在。

大全朱子云。論語以君子始。以君子終。此深有意。此是朱子推記者集論語之意。若聖人開口說一學字。不是限定學爲君子。記者之意。如後天之易。聖人之言。如先天之易。

不可混也。

不愠。不要看做置之度外一般。不屑教誨。亦是不愠。息邪。距淫。亦是不愠。居夷浮海。亦是不愠。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亦是不愠。此心不動。只在道理上。便是不愠。

雙峰饒氏云。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俱是效驗。此須善會。朋來不愠。俱有工夫。只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這一章。見人不可不孝弟。蓋有子見天下人病痛。皆起于不

孝弟犯上作亂之事。紛紛於世。都從不孝弟起。仁民愛物之事。莫能行也。從不孝弟起。孝弟原是天理所當然。不是要弭亂推恩。纔去孝弟。然一孝弟。則便可以弭天下之大禍。建天下之大業。愈見不可不孝弟。人不曾將孝弟細看。只道他不過是一庸德。不過是一庸言。不知其功用至大。萬福之源。皆從此出。就凡人論之。只怕不孝弟耳。或其人天資好。而孝弟。或其人學力勝。而孝弟。則便迥然與尋常人不同。犯上作亂之事。自然無了。蓋犯亂之事。多起於心之乖戾。孝弟則其心和順。安得復有犯亂之事。在凡人如此。而況君子之天資百

倍于凡人者乎。君子之學力。百倍于凡人者乎。凡事有本。君子則凡事專用力于本者也。本不立則常覺道之難。本立則自覺道之易。一事有一事之道。便有一事之本。萬事有萬事之道。便有萬事之本。若上所謂孝弟也者。這便是行仁之本。蓋仁之用至廣。而孝弟則仁中之一事。雖是仁中之一事。而仁之用皆從此起。或行道于上而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萬物一體之恩。必由孝弟推之。或行道于下而忠可移于君。順可移于長。天下爲公之量。亦必由孝弟推之。被四表格上下。皆孝弟所推也。位天地育萬物。亦孝弟所推也。孝弟之用。

何等樣大論治術而不知崇孝弟。非知治之本者也。論學術而不知崇孝弟。非知學之本者也。故夫子與曾子論孝。舉天下之理皆歸之孝。有子論孝弟。則舉孝弟以達天下之理。其言互相發明。而記者以此章記于夫子論學章後。亦見聖門之學莫大于是也。學者讀這章書。要將孝弟二字身體力行。若這個上虧欠了。便觸處成病痛。縱逞才畧。做得些事業。亦如無根之木。雖枝葉茂盛。都不中用。然這箇孝弟。又是最易虧欠的。如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漸次而移多。是不知不覺。須要常常猛省。

仇滄柱謂此章注以行仁訓爲仁。明是就仁之發用言。必
遡及心之德者。以此是論語第一仁字。故兼舉體用言之。
按大全講仁字最詳。亦只因其是第一箇仁字。其實有子
此章只在發用上言。

程子性中曷嘗有孝弟一句。明季講家深詆之。謂與告子
義外同病。不知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是言孝弟
在性中。只包在仁內。天淵不同。大抵明季習氣詆毀程朱
無所忌憚。只是心粗氣浮。不曾細思。

仁山金氏謂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蒙引存疑及某氏。

俱不主此說。謂上下二節。雖有淺深。勿分學質。愚謂以質言者。不必無學。然得力于質者多。則雖曰以質言可也。以學言者。不必無質。然得力于學者多。則雖曰以學言可也。仁山之說。亦未嘗差。但不分者尤較直捷。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這一章是曾子省身之學。這箇身字。要看得極大。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都是這箇身。又要看得極危。爲聖爲賢者。此身爲禽爲獸者。亦此身。出此入彼。閒不容髮。必使此身常在。天理之中。勿爲氣稟所拘。勿爲物欲所蔽。然後可以成聖賢。

而爲天地生民所倚賴。所以必要省。這箇省字。有在念頭。初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誠意。有在念頭著見時省者。這就是大學正心。有在視聽言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修身。總而言之。皆是在身上用功。所以只謂之省身。大抵聖賢工夫。未有不內外合一者。有一等人。外面不差。心內卻不能無私。此固不是。有一等人心內未嘗有私。外面卻不能無差。這也使不得。此省字。內外都要用。又須知省不是空空省察。一番要看注中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二句。蓋言省察即便有克治工夫。若克治不嚴。則省察亦徒然耳。須要于氣稟物欲中。力戰得